



Committed to Improving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Note

2019.5.31(Y-Research RN047)

作者: Zia Qureshi/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及发展项目研究员

翻译: 赵健榆/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zhaojianyu@yicai.com

www.cbnri.org

研究简报

新经济与政策治理

企业市场支配力的崛起

无论主导市场力量上升的是垄断还是技术，都需要监管者做更多事情来刺激和保持竞争。数字经济也正在为竞争政策提出新的挑战，监管者需要对此更加敏感。

目前关于“企业市场支配力正在崛起”的研究与讨论越来越多，甚至成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热门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9年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EO)中也有一章涉及该话题。

关于“市场力量”(market power)的讨论之所以如此热烈是因为受到以下几个因素驱动。首先是“生产力难题”(the productivity puzzle)。即便以数字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蓬勃发展，生产力增速依旧在放缓。其次是“投资难题”(the investment puzzle)。即使借贷成本较低且企业利润较高，投资也在放缓。而生产力和投资的放缓导致

经济增长放缓。另外，一些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内的收入呈现出从劳动力向资本转移的迹象，而且对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收入分配正变得更加不平等。这些趋势易引发社会不满，并造成政治动荡。

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这些难题和趋势呢？在近期的研究及讨论中，“市场力量”这一因素被谈及的最多。随着市场力量的增强，竞争会减少，经济租(economic rent)逐渐上升。David Autor和其他学者发现，近年来，美国大多数部门及行业内的市场集中度有所提高。根据Jan De Loecker等人的估

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上市公司的边际成本几乎增加了三倍，这主要是因为高速增长公司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根据Mordecai Kurz的估算，在同一时期内，随着垄断利润推高了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并产生了大量的资本收益，在美国股票总市值中反映垄断力量(monopoly wealth, Mordecai Kurz称之为“垄断财富”)的份额从微不足道的水平上升至80%左右。

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文章标题中直接点名“垄断”。比如，Paul Krugman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在扼杀美国经济》(Monopoly Capitalism is Killing US Economy)，Joseph Stiglitz的《美国有垄断问题，而且很大》(America Has a Monopoly Problem—and It's Huge)，Kenneth Rogoff的《大技术是一个大问题》(Big Tech is a Big Problem)。诸如“新的镀金时代”(A New Gilded Age)或“新的强盗男爵时代”(A New Robber Baron Era)这些词语也被用来描述当今时代。此外，最近出现了大量主题为“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书籍，比如今年初由Jonathan Tepper发表的畅销书《资本主义的神话：垄断和竞争之死》(The Myth of Capitalism: Monopolies and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

IMF《世界经济展望》的相关章节中提到，市场力量近年来的确有所上升，但与其所受到的关注度相比，市场力量所带来的后果相对温和。首先，市场力量是“适度”(moderately)上升。其次，市场力量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更出色，而非借助竞争壁垒来获取优势。由于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等因素，数字技术倾向于产生赢家通吃的局面。当今社会中的超级明星企业(superstar firms)更善于利用这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和利润。最后，《世界经济展望》

的这一章发现，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市场力量到目前为止对创新、投资、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适度”的(modest)。

为什么针对市场竞争趋势的研究结果与其对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之间存在这样的差距？这其中有关统计的问题：市场力量不能直接观察，只能估算。参考的数据集不同、对于国家和企业层面的研究覆盖范围不同、涵盖的时期不同……这表明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弥合或解释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

有鉴于此，IMF在《世界经济展望》的相关章节中主要关注了利润(markups)以及其他一些指标。Markups是一个核心指标，但其他指标也很有用。每个指标可能都不完善，但可以增添一些有用的信息(如市场集中度；利润的规模，分布和持续性；租金占利润的份额；体现为新业务形成和劳动力流动的市场活力度；并购活动)。显然，一项研究很难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在政策方面，无论主导市场力量上升的是垄断还是技术，都需要监管者做更多事情来刺激和保持竞争。实际上，这两个要素在不同的国家/部门背景下都会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如果竞争减弱，则应通过监管层面的改革、更强有力的反托拉斯执法等来解决。但即使市场力量的上升主要是由于企业通过早期成功开发新技术而获得主导市场份额，这也会对政策产生影响。Luigi Zingales和Raghuram Rajan在《从资本家那里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一书中警告说，处于开放且充满竞争的环境中的受益者，一旦处于支配地位，他们就会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让体系变得封闭，并扼杀竞争。这种情况或许已经发生了，从科技巨头收购竞争对手就可见一斑。

除了传统的监管和反垄断政策之外，数

数字经济正在为竞争政策提出新的挑战，包括如何监管数据的集聚，如数字平台；如何改革专利制度，以更好地平衡现有利益，并让创新成果的扩散范围更广泛；以及如何解决由于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而自然处于垄断地位的科技巨头所导致的市场集中度上升问题。随着人工智能进一步推动数字革命，挑战只会越来越多。

监管者需要对上述变化更加敏感。欧洲关于数字时代的新章程就比美国多，例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新技术在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人类福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如何有效和包容地实现其潜在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开放、竞争的环境。（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